

# 一部通往圣殿之路的心灵史

# 玄奘

唐晋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虚空中的天空近在火焰之上，这些暗红色的火焰，阴冷而安静的火焰，从此扶摇直上，让众生永远听到一种尼沙般的声音，没有谁能帮助我踏实地触碰到天空，没有谁能指向那块未知的疆域。先前它比火焰还要清新和悠远，现在，它又成了一片湛蓝的影子，独自向走着，变体将上下下，波光与火焰交叠在一起，从我沉寂时分到我初明时分，它们的重合就没有分开过。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玄奘 / 唐 晋 著. —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7.10

ISBN 978-7-222-05127-0

I. 玄... II. 唐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30121 号

责任编辑 海 惠

装帧设计 杨晓东

责任印制 施建国

|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  | 玄 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作 者    | 唐 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  |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  |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社 址    |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邮 编    | 65003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网 址    | <a href="http://www.ynpph.com.cn">http://www.ynpph.com.cn</a>      |
| E-mail | <a href="mailto:rmszbs@public.km.yn.cn">rmszbs@public.km.yn.cn</a> |
| 开 本    | 889×1194 1/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 | 10.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  | 250 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 |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  |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  | ISBN 978-7-222-05127-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 | 22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尊敬的读者: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发行部电话: (0871)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(邮购)



唐晋，1966年生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宋词的覆灭》《玄奘》《鲛人》《鲛典》《唐朝》等；中篇小说集《天文学者的爱情》；短篇小说集《聊斋时代》《景耀》；诗集《隔绝与持续》《月壤》；散文集《飞鸟时代》；文化专著《红门巨宅——王家大院》等。曾获2000年度山西新世纪文学奖。

## 序一：664 年

“……逃亡中的天空远在火焰之上。这些暗红色的火焰，阴冷而安静的火焰，从此扶摇直上，让逃亡者永远听到一种泥沙般的声音。没有谁能帮助我踏实地触摸到天空，没有谁能指向那块未知的疆域，呵，先前它比火焰还要清晰和迅猛，现在，它又成了一片湛蓝的影子。船悄悄走着，液体浮上浮下，波光与火焰交叠在一起，从我沉寂时分到我初明时分，它们的重合就没有分开过。船继续移动，仿佛漫无目的和边际，桨手们都龟缩在最后边。这些夜晚才找来的桨手刚刚丢弃了刀械，发誓再不做盗贼，他们在后边面色羞愧，怀着各自的心事，不停地嚼着生大麦。我看不清楚他们的相貌，毕竟这是一只许多年以前的船，连那原本澄绿的河水都在我的记忆中变了样子。然而火焰却如此真实，它们直立着倾向南方，宛如一列列滑翔而去的红鹳鸟羽；一些火焰会泛出清光，一些还会漾开涟漪。我看见船被火焰引领着，同样湍急的水流有时潜在河底，有时出现在船舷上，更多时候则跑在时光以前——那些繁殖极快的绿藻被挂在铁钉上，后来就变成了粉碎着的泡沫，这时他们便会朝着我微笑。慧立、辩机，还有窥基，……呵，船行到了哪儿，还是北印度吗？我知道天空在更远处，仰望并不能走完许多路程。可现在，最好的弟子都厌于走路。那船不算很大，装满了经卷和佛像，想一想看，那些异象的产生与此一定有关。所有的桨手都老了吧，虽然他们龟缩在最后边，我记得我把银钱发给他们，他们欢呼一声，纷纷钻入丛林里，顺着不同的捷径跑

回家去。信度河上的丛林就是为他们长的，雨季过后，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捷径被好眼力的人发现；曾经有个乌铎迦汉茶城的沙弥在远处看到我们，于是在丛林里拼命地追赶，几乎和我们的船速一样快。到了折转处时，我们停下来等他，他喘着气伏到我身前，恳求我为他摩顶。不再是昔日光线里温暖白皙的手了，沙弥离开之后，我的手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：枯瘦，寒冷，老筋和黑斑，无休无止的颤抖。就像站在……一条船上？那次，风浪拍击小船，左侧的舷倾斜，失去了经本五十夹，还有珍贵的植物种子，如今它们在水底开花了吧？遗憾的是，那条河并不能流到长安——但生死之河是相通的，我是不是也把一些种子丢在了这条河里？我记得还有波谜罗川，雪山，鸠摩罗王送的鹿毛披肩，大象。那些大青象，它们一头一头地被戒日王数过，更多的百姓拍打着它们，抚摸着它们，还喂给果子吃。如果在长安，还会有糯米团子，各家各户的枣糕和甜点，皇宫的美食。过劫盘陀国的时候，它们被盗贼赶到水里淹死了，那里面有一头一岁左右的小象。戒日王当时对我说，玄奘法师，把这头小香象给您的国王带回去吧，这是福寿的象征。但这些都快要想不起来了。过去的日子，最早的时候，我们很喜欢辩论，论输了的人会失去他们的荣誉和头颅。呵，遥远的天空，看不见的论敌，我也即将成为一个失败者了。多么美丽的白鹤，当初佛涅槃时，阿罗汉们在天上飞行，地上的人们望见了就呼为白鹤——它们依次飞下寺院，从火焰的间隙中缓缓消失，我真的喜欢这样的消失……”

麟德元年正月，我的老师一直处在昏睡状态里，口中发出大段大段的呓语。他的精神属于一个混乱的时序，距离我们所伫立的现实显然非常遥远，比如说，这些黑夜和白天，这些苦捱着的日子，都是由我们替他数着并度过的。午后的玉华寺很静，在我走向老师的病室时，御医蒋孝璋和上官琮正由师弟窥基陪

着从台阶上下来。九日傍晚，老师在房后跨越门槛时不小心跌倒，脚胫上碰破了一些皮，由此而彻底病倒，惊动了皇上。这两位御医与我们已是老相识了，显庆元年夏天老师生命垂危时，就是他们精心治疗，日夜不离地抢救了五天，才使老师的身体逐渐好转的。我注意到他们的神色十分肃穆，在冬日的天光映照下，他们的脸颊和眉宇之间是灰暗之色。但是病室里更加黯淡，榻上是厚厚一层粗布棉被，惟一的光鲜调子是盖在腿脚下方的——领杏黄袈裟，这是老师西去印度时一路上的穿着，摸上去已经糙手了。他的头颅偏向较暗的一方，颧骨比前日突兀得更加严重。他的眼球不时地转动，在闭合的眼睑下，随着呖语的轻缓，那个有形的物体转动着，让我感到他在他的时序里一定是目不暇接。我在他旁边无声地坐下来，在我的右臂一方，是叠放的梵文卷《大宝积经》，听窥基说，老师坚持不让我们拿开的，因为有可能他还要来译写。这年冬天是长安少有的暖冬，曲江池的水也开了，去年的今日我便坐在那里，听老师讲因明学。那时六百卷的《大般若经》即将译完，偶尔天气好的时候，老师也会叫我们其中的一两个人陪他到寺外走一走。也许是年龄的原因，即使离开经文一小会儿，老师的头脑中仍然很兴奋。他不停地讲，有时像是说给我们听，有时则完全是自语。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老师特别喜欢叙述，叙述中有故事，有譬喻，更多的还是回忆。但是弟子们很少有人能够跟紧他的思路，时常便陷入谛听的茫然。窥基好几次在无人时感慨，师父真的老了，就像一个幽潭，到了浓重的阴天，到处都会出现彼灭此生的水泡。我私下里认为，幽潭的确是好的比喻，依我的民族习俗，幽潭一般是神奇的，令人敬畏。可它不会有水泡之类的事物出现，某种意义上它是无形的，某种意义上它又有独特的表述通道。我听说长安有异士擅长一种腹语术，幽潭正是这样——虽然他大段大段地说，但分明离此十分遥远，那真的是我们可以知道

的吗？我像老师一样合上双眼，静听他的声音，好比去听水声、风声或冥寂之声；水里有什么，风里有什么，冥寂中有什么，我一无所知。

“玄觉对我说，师父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一座高大壮丽的塔，忽然崩倒。我告诉他不要害怕，这个梦和你无关，这是我即将寂灭的征兆。说来也长了，回来这么多年了，几乎年年都会听到别人圆寂的消息，有的比起我来还小得多。我身上这么多疾病，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拆毁我这座塔了。拆罢，拆罢，视野渐渐低下来，重要的事，那些更远一些的事，都看不见了，近处闻到的只是人息。那年建塔的时候，大慈恩寺里有多少人呢，担土的，挑砖的，都来出力，就连东宫、掖庭宫等七宫捐了衣物。最初想造的是石塔，好珍存印度取回的经本和佛像，不要被人拿去，不要毁于猛火。后来高宗皇帝恐怕石塔工程浩大，短短的时日不能完成，因而便改为砖塔。依照我的意思，塔的样式接近于窣堵波，实心填充，层层藏了舍利，屈指算来足有一万余粒。五层的塔，连上相轮、露盘在内，总高一百八十尺，记得当时抬头仰望，太阳的强光差不多要将塔顶化掉了。像这样的塔我一路上遇到过许多，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国家，最有名的遗址便是塔。阿育王可以算是最虔诚的佛徒了，他造的塔颇多神异，一般都有佛像保护。黑色的香油或许从塔隙中流出来，鲜花有时能于一昼夜间撒满庭院，然而这都是佛时代的香油和佛时代的花朵。无数礼拜者挤在通往圣地的路上，不停地绕塔行走，因为后世罕有这种伟大的建设，所以他们努力试图与过去沟通，期望往日光芒重新垂照。关于神灵，每个人都坚信自己具有与之接触的机缘，对于佛徒而言，接触又是那般的美妙。雁塔建成的那一年，我在一个傍晚从寺院走出，头顶是成群旋舞的白鹤，湿重的空气正波动着移往暗夜那个方向。我的心里无端地念诵起印度僧波颇密多罗的大乘十万颂，当时街区两旁

的叶子滴落着雨水。然后我看见一团乌云处在皇城顶端，被大片的光明包围住了，我忍不住扯紧一位过路的商人请他看。我对他说，您看到了吗，看到了吗？那位即将前往凉州的绢商子高真的感到茫然。我记得他问我，法师，您让我看的是什么？而我却不讲给他听，只顾自己内心喜欢，像小孩子似的。你们不知道，过去的情境有时会忽然重返，就像河水不停地流着而倒影却不会动，在一个适当的时候，你一直盯着看的便会是你过去的影子。那一次，我内心的感觉与多少年以前一模一样；我从葱岭回家，可以这样描述的，我们走出了两座山之间的狭长谷地，来到了山口，正如我迈出寺院的大门。一阵冷风过后，我望见面对的远处雪峰，连同它的旗云，整体淹没在高空投下的光明里。那时，我觉得自己离如来很近，无边的静寂立刻便深化了这种内心的触动——群山，难道不在几重天之上么？……甚至，连我如今的回忆都是欢喜，那个广大的影像于一瞬间被收进塔中，我们一直朝着光明攀行，最年幼者也健步如飞。我曾给玄觉讲过这件事，他紧接着便问我，师父，那是否就是须弥山？哦，对圣界的怀想就像莲花徐开，旋转的花儿每叶都向雪峰的影像翻叠——洁白，使雪峰和雁塔互为形体。依靠下午的视角是看不见它们的，我在好几个下午里曾经试过，最近，下午的光线令人有一种陈旧感。我发现，要么它就是雁塔，要么它就是须弥山——也就是说，我的身体已经有一半儿不由我作主了。从一座山上下来，另一座山的腹地有大片的热泉，我们都在里面洗浴。天气好像没有现在这样冷，一下子就冒了许多汗，自己觉得自己便轻如薄絮。那正好也是一个下午，热泉的蒸汽把天空严严实实地遮住了，彼此之间当然也看不清晰，只靠交谈来联系。你知道，第二天我们走后，有两三座城邑和几十个婆罗门留在了热泉的蒸汽根部——你们当然不会相信。慧立呢？慧立，慧立，窥基……”

我听见老师忽然在呼唤慧立和窥基。我下意识地站起来，

走到门口。远处，窥基依旧与两位御医交谈着，虽然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，但蒋孝璋的手一会儿在心口比划，一会儿又上移到脑部作凿击状。我看见窥基低下了头，我想，有时候，诊断的路子是行不通的，顽疾一般都有伪饰的表象。根据我掌握的一些药物：人参主五劳七伤，可补脏腑；白附子能治疗心疼；牛黄则具有安魂定魄的功效，这些东西我们新罗国每年都有大量的进贡。我明白这两位御医都是可以信赖的，他们绞尽脑汁，一直试图找到老师疾病的症结；有可能的话，他们会骑上快马，驰入那个遥远的年代。我的妈妈曾经说过，时间在消逝之前是有一个筛汰的过程的，被丢弃的那些部分往往会躲入人们身体内部，形成疾病，所以人们必须一有空闲便去跳舞和歌唱，把隐匿者彻底撵出去。我的老师并不善于跳舞，在大唐，驱逐疾病的方法有很多，如桃符和爆竹，更多的是请神灵关照。这些俗世经验与老师也无关，在我眼中，他天生就是一个怀病者。我轻轻团握住他的手，作为弟子，这样的举动还是第一次。我恭敬地等候他的吩咐，因有所触，他的话语停了下来，手指在我掌心抚摸着，并且想把脸转到正面。在今天以前，我从未离他这么近——他是我的老师，同时又是个异国人。虽然在大唐的都城长安，我是少数的外国人之一，此时我们却一一相对。我的心中渐渐升上了一种陌生的感觉，他的气息，他的容颜，包括这个暗调的小屋，似乎才刚刚开始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。那些蜡光从他的鼻梁之处向额头和两颊漫开，阳雕的大皱纹，皴染的小皱纹，凹瘪的眼袋，眼袋上松弛的血痣，……完全像另外一个人。这便是我称之为老师的那个人吗？这便是大唐国的名僧吗？在我坐到这间屋里以后，我没有听到他呓语中念及的学生内有我的名字，在他急速的喘息结束时，我没有听到他低低地呼唤：圆测，圆测。不过，我想，为什么要听到呢，难道以此可以证明，我能够真正通往他的内心吗？我认真

想了很久，我们这些弟子，都没有关心过他——我当初从法常、僧辩老师那里离开，转而向他求学时，他刚从印度回来；我把他视为佛的化身。我每天所想的只是，我能从他这儿获得多少，我的疑惑可否能早一些解决，我能不能抢在其他弟子的前面？事实上，我们几乎无视于老师取经路上受创的肉身，即使他偶尔发作病倒。我们从未尝试着了解他，我一直以为每天跟着他、围绕他和听从他，便会是个好学生。我握着老师的手，印象中，他的手应该是白且潮润的，而不像眼下，一些地方筋结凸起，一些地方露出黑紫的血管，干薄的皮肤上厚茧重重。我摸到他食指上排开了一溜圆状硬结，忍不住热泪盈眶。我嘴里喃喃地说，佛祖啊，师弟们呢，我们的师父把舍利都准备好了！“我眼前有白莲花，像盘子般大，鲜洁可爱。它们不是出现在虚明里的，它们切实凸立在那儿，一朵一朵绽开给我看。我看到了它们，我的两只眼睛都看到了。记得反对者曾说，眼睛本来是一个感觉器官，由于鼻梁将它们分隔开，就误认为是两个感觉器官了。而立论者又说，那不是独一的东西，因为缺损其一时，第二个并不缺损。反对者反驳说，即使部分感官消灭了，但从总体上看，知觉也还是存在的。立论者便说，你否定不了我的理由，你所举的实例与我所说的有矛盾，因为在其他的感觉器官上情况就有变化。现在，我看到了白莲花，但我的眼睛产生不了嗅觉，我无法看到笼罩着它们的香气，就像无形的云霭，香气据守在什么地方，我完全不知道。我的鼻子失灵了，只能静悄悄地观望，它们仿佛开在须弥山顶，无比硕大的形体穿过漫长的距离成为我眼前巴掌大的几朵，当然……就闻不到它们的香气，并不是我不以香气为意。我真的在看，窥基，哦，就像窥一样，我绝不是闭着眼睛，难道你在说我是用舌头来看么？哦，睡眠，你是在说这是灵魂的属性——记忆？……这不是幻觉，窥基，多么清晰的白莲花呵，它们的纤维，绽开时向着光亮的瓣的尖端，

透明的水因素，怎么会成为幻觉呢？在你的记忆里，莲花会开得这般好么？这就是说，我已与我的去向开始了接触，先是极小的一点，白莲花，它们的空间，疏离感，继而是广大的云霞，睹史多宫，睹史多天……符号，衣袂，上升感，慈氏菩萨，好长的道路……兄长手里的莲花灯，左右晃动的红影，内中一个更鲜明的影子，四只孩童的脚……清清池水，白色的莲花，匆匆踏上台阶的人，脑中想着经论，足趾被碰疼了也毫不知觉……阴天，石柱都沁出水珠，那些阴雕的白莲花，木板上不断打磨着的莲花台座，讲经的嘴唇，一直坐到黄昏……更大的莲花在海上，波涛和摩羯鱼的眼睛，徐徐而来的风，狮子的吼叫，船桨从小国的黎明拍过，直到大国的衰老期，那么多的人想拔去芒刺，稍大一些的塔都成了遗址……金盘里的莲花，摩顶受戒，转眼即忘的面孔，冻疮养好了，变成更大的灰痣……窥基，快把它们绘到白绢上，绘到御制经序的前面。你把白绢拿到这里来，小心叠好，莲花放在最上面。莲花，逃亡中的天空，火焰；莲花，火焰，生生不息。生生不息……那还是我在乌仗那国的时候，牵着铁链，走过悬空的栈道，木橛一个接一个，那里的人把脚下深深的山谷称作黑豹之口。还有绳索桥，左右抖着，上下抖着，有时是劈开的利石，直插有一半儿脚大的网孔，有时是湍急的涧水，跌落的湿气将袈裟都染湿了——窥基，染湿的只是袈裟。在前面，我看见一望无际的郁金香丛，黄色的，红色的，都在风里拂摇，香气很远就可以闻到。摘下一些郁金香，到了达罗川大寺院就能用作敬献了。我记着一开始进入的寺院并不是大寺院，而是一座废弃了的伽蓝。当地的外道闻知我要到来，抢在大寺院迎接的僧众之前将废伽蓝重新修饰，欺骗我入内礼拜。一个较胖的外道身体涂了金粉，扮作木雕的慈氏菩萨像，其余的人都扮成罗汉像或僧众。在我拜谒散花时，他们哈哈笑着露出各自的真面目，用绳索将我绑缚起来。火焰，仿佛莲花

一样；他们说，和尚真的以为自己到了睹史多宫呢，往来三遍观看妙相，如果确实如此，就请火罗汉带他去吧。窥基，他们想烧死我。他们念着咒语，我念着佛经，于是，火焰忽而变成莲花，忽而再还复为火焰。窥基，我一路上的事情几乎都与莲花有关，在我额前，莲花的影像像盘子般大，鲜洁可爱。最后，火焰彻底化作白莲，外道们于是全跑光了——这不能算奇事，一定有佛法的庇佑。那个假扮菩萨的外道，他脖子上的人骨颈饰都喷出火来，他叫着，扯着，发誓着，直到歪了脖子，一辈子像在思过。很清晰吧？通往达罗毗荼国的路上有一种奇特的植物，叫做人心果，有几十尺高，灰黄的树皮，嫩枝上长着锈红的柔毛，叶片又厚又亮，四季不落。它的叶子喜欢聚集在树梢，下边则光秃秃的，特别有趣。夏天，树木开花，很快便能结出鸭蛋大小的果实，深褐色，和人心一模一样。因为恐怕被鉴别出来，一些人便偷偷把树砍倒，当地的高僧有还生之术，他们取来月泉之水浇灌，往往能使树木复活，所结之果一颗也不少。有疾病的人食了果实会很快痊愈，垂危者食了果实会恢复健康。有人说这是属于来生的植物，在我看来，它何尝不是莲花在今生投下的相状呢？窥基，我是否给你说过它的种子被我失落河中了？那一次船身歪倾，布囊不停地滑坠下去，一只，又一只，涟漪都叠在了一起。水下什么也看不见，一个大大的铜鉴，历数人心之果……”

老师在同窥基师弟说话……是我握着他的手。我想告诉他，老师，我是圆测，圆测文雅。我的喉头动了动，只是把老师的手掌轻轻揉抚了一番。我内心清楚他对窥基的偏爱，老师在译唯识论时，窥基要求单独助译。老师不仅答应了他，还单独给他讲解唯识论。记得当时为了追求一种狭隘的公平——因为我来自一个小国家——我找到讲堂的看门人，送给他几把上好的纸折扇。我潜入讲堂，从头至尾听完了这次讲解，然后马

上回到西明寺召集僧众开讲。每每听到有人对窥基说，哦，原来你知道的也是这样啊，我的心中便会激起愉快与满足。窥基自然十分懊丧，可最终懊丧的还是我，因为老师又为他私授因明作为弥补。我来到门口，外面降下了暖暖的阳光，原本灰明的天色变成一片杏黄，仿佛是由老师的袈裟漫延开来的，空气中都有些丝织品的味道。那两位御医已经走了，窥基仍于原地坐着，檐影把他一分为二。他低着头，用手指在地面慢慢地划动，在阴影的这一边面色沉重。我忽然发现他此时的脸色与老师的脸色十分相似，那是一种接近青石的色调，泛着幽暗的光，毛孔显得特别大。我想起老师曾经发的誓愿，当初西明寺重建后，老师移居寺中，并且剃度了沙弥十人作为弟子，长安宦臣施与的绵帛绫锦前后有一万多段，都被用来施舍穷人和婆罗门，以及造塔写经。老师发愿要修造十俱胝佛像，造在兰芝谷等处，如今早已全部完成。或许在誓愿下，另有一些佛像同时也正在诞生？呵，这么好的天气，我感到两颊的潮润，忍不住萌生出这样的念头：应该把老师抬到阳光下。我看见窥基正朝这边望来，急忙向他招手，但他停了一会儿，便又十分茫然地转开了。仅仅奇怪了片刻，我便明白了，控制他的并非我所见到的他的一双眼睛，而是记忆——这一刻，我与窥基不在同一个时空概念中。通过太阳光线，他的形体出现在那儿，他的坐姿，他的手，他的尺寸，与周围的一切和谐共存。我想，现在老师已经在阳光下了……

“阳光，水晶遮蔽住了火焰，也遮不住阳光。银山也遮不住。队伍急匆匆的，由数十个影像组成，其中第一个、第三个、第六个和第七个是骆驼。在绿洲上行走，天很晚才黑下去，有些商人忍住不说话，拼命跑到最前头。那些不说话的人经常被误认为后续者的倒影，有时候影子长长地甩开，不仅超过了今晚的目的地，而且还慢慢地转动，就像被蜃气扩大了粗辐车轮。

绿洲有树，有浩荡的河流，树木加上各自的影子后成为密林，齐整又高大地生长在道路的岔口。一个人说，我们来请这位法师乘船吧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能够避开前方的枯水期。另一个人说，我们一定要走那么慢么，你这一辈子难道就不能抓紧一次？他的话让我感到急迫，国家和国家彼此特别相似，如同船前船后的芦苇——我总以为自己是在一只硕大的手掌中，龟兹真有这么大么，它的东方边缘是我的幼年，南方又未知，西方到处都是枯燥的单一价格，连货物的种类都一样，两个月来，我听到的语言没有什么变化；而北方，出逃之日如此的清晰，烽火台上的箭垛会与他们扁平的头颅漫长地相连，日夜在我眼前重复来往。龟兹一定是一个迷国，这么长的时间，我一直没有走出去。印度究竟在哪里？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这样讲给我听，印度就在前面。但是我并没有弄清楚，它是在我的脚程前面，还是在我的年龄前面。我时时刻刻都在行进，向导也不停地换掉，相反，印度却显得越来越遥远，一些陌生事物倒日渐地熟悉起来——有些艺术品甚至连疵漏都一样。他们邀请我乘船，总有人会从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找来船只，又在不是渡口的地方弃船上岸——每次上岸对我而言就像新的一天，见到的第一个人总是被我的信心感染着。我会不失时机地向他询问这块新土地的名称，往往听到的又是那吐火罗腔调：这儿是屈支，是龟兹呀。说话人边回答边四处指引着，并把扁平的颅骨侧过来，杨柳或桃木的纹理一晃一晃的。大雪封山，从河水上看不出雪融的预兆，阳光似乎只是绿洲的阳光……一到夜晚，我便捏紧了心脏往来散步，虽然什么也看不见。这儿的国王苏伐叠喜欢斗兽，比较奇怪吧，睡不着的时候能听到远空里传来的嘶鸣声与蹄踏声，非常像长安。他们告诉国王，夜晚最适合斗兽了，睡眠不足的兽们脾性烦躁，还可以用强烈的火光来刺激。国王有三个宠臣，一个擅长斗马，百姓们称为马力仙；一个擅长斗牛，叫做牛力仙；

最后一个精于捕斗野骆驼，国王亲自呼他为驼力仙。嬉戏之事发展为三牲的崇拜，由崇拜进而为生存权力的独尊，三个宠臣几乎重构了一个社会，我的到来令他们心有抵触。月末谋议国事，苏伐叠到我暂居的寺里访问，听取僧侣的意见。我说，本来是一场对牲畜一年中减耗繁息情况的占卜，何以影响到国家的政要？后来，传到了三个宠臣那里，竟会成为大唐的法师指责他们兴妖作乱。他们设下计谋，把我诱到通往牧场的峡谷中，然后将畜栏打开，想让我受践踏而死。成千的马、牛和骆驼向着牧场奔跑，峡谷内烟尘弥漫，大地震动，沉闷的回音不时地把岩壁上的石头激下来。记得事情过后我问一个放牧者，这般大群的牲畜从峡谷通过，难道不怕有损失吗？他说的好像是这样，他说，害怕损失的人哪里会有如此多的牲畜呢。那些马、牛、骆驼仿佛幻影一样，除去声音，如同大风把它们吹了起来，直到吹出峡谷。我的袈裟圆鼓鼓地浮起，不停地游动，像是我在恒河入海口见过的黄藻水母。疾风打得我的眼睛不能正常地注视和回望，只有浓浓的烟尘以及烟尘中纷乱隐没的胫蹄，渐渐的声音真的不存在了，一切在静静地消失：棕色的，白色的，枣色的，抖动的肌肉，拉展的绒毛，腕，掌，球节，飞节，飞端，跖骨，奇蹄，偶蹄，风化者，湿生者，投生者，肥胖的脚丫，白皙的腿，瘦若坚蜡，溢脂之臀……尘埃落定，它们从我身边绕开而去，就像我不属于这个时间段似的。几个月以后，突厥的叶护可汗问我，尊敬的法师，听说您在龟兹的河里，河水自动向两边分开？”

塑工宋法智拉着木轮车路过这里时，对我说，法师今天好一点儿了罢，我看他精力还可以，容貌也与平时无异，怎么说倒下便下了呢？他的车内装满了物件，木条、黄泥、麻、麦秸，一小袋豆面粉，一钵金砂，几个丝团。我暗示他低些声，并问道，真的要在嘉寿殿塑立菩提像吗？宋法智说，上个月法师便提起

过，交待了一大堆，要坐禅式的，基垫，扁桃状光环，螺形发髻，眉间的白毫，还有敞式僧伽，缦网，尽管如此仍是放心不下，一定要我先绘出草图来给他看。宋法智走进来，站在老师床前默然注视半天，出去后悄悄对我说，您的老师已经有了佛化的先兆了。我奇怪地望着他，他说，难道您没有注意到法师的肤色么，完全如一个新生的婴儿，他的脸也比以前丰满了，合上的眼是标准的半球状，与佛像非常相近。我认真回想着，似乎宋法智的观察是对的。我重新近到老师面前，他正在讲述叶护突厥的事情，那个可汗身穿绿绫袍，额头包有一丈多长的素绸，绸的两端拖在背后，旁边是留着辫子的官员，相信木头里面有火。我知道突厥是一个经常与大唐发生冲突的民族，当年的太宗皇帝曾发誓要平定他们，不过皇帝更急着平定的是我们朝鲜人。听着老师的叙述，我竟然忘了宋法智还在外面——这些系扎着辫子的人们应该是质朴和可爱的。在马上，在冲锋的时候，他们的辫子直直翘起来，犹如挟一枚贯脑之箭。而站在那里时，辫子又像他们不知该往何处放的手，在憨憨的笑容两边粗大地吊着。甚至，我听到老师低低哼唱了一句歌谣，饱含着极浓的草原味道——真格长的那个辫子哟，探么探不上天。随后，老师轻而短促地叹了一口气。我突然怔住了，开始以为是冷气产生的呃逆，但叹息所激起的凝固氛围很快便散开来，我切实感受到了一种衰意。我想，这支短小的歌谣肯定惊动了老师的内心，在路上，他可能想过对突厥人的教化，并且因为地处蛮荒，他又为佛法的力量所限而忧郁。老师从歌谣里看到了突厥人的佛性，自己却不能长久地留在其中逐个启悟，他的叹息在于漫长时间酿大了的遗憾，他知道自己是在回忆。宋法智的木轮车吱吱呀呀地离去了，我听到他与窥基师弟说话的嗡嗡声。屋里的暗度更加强烈，我一时想不起自己来到老师的床边打算做些什么，好像与眼睛有关，与视力有关。我抬起头，所触一片模糊，